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

杨万翔

著

广州轶闻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 合编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合编
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

广州轶闻

杨万翔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广州轶闻 / 杨万翔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0.5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

ISBN 978-7-218-06768-1

I. ①广… II. ①杨… III. ①文化史—史料—广州市 IV. ①K29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94570 号

广州轶闻

杨万翔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 金炳亮

责任编辑: 夏素玲

装帧设计: 邦 邦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l.com>

经 销: 广东省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www.gdpgfx.com)

印 刷: 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18-06768-1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4.75 插 页: 1 字 数: 67.5 千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定 价: 1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0604 83791487 邮购: (020) 89667808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叶选平 朱小丹 杨应彬 杨资元
吴南生 张 磊 张汉青 欧 初
钟阳胜 雷于蓝 蔡东士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编辑委员会

主 编：林 雄

岑 桑 (执行)

副主编：顾作义 方健宏 陈俊年 朱仲南

黄尚立 王桂科

陈海烈 (执行)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桂科 方健宏 吕克坚 朱仲南

刘斯翰 李夏铭 李锐锋 岑 桑

沈展云 张健人 陈泽泓 陈俊年

陈海烈 林 雄 金炳亮 郑广宁

顾作义 倪俊明 黄尚立

出版说明

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特色鲜明、灿烂多彩、充满生机活力的地域文化，其开发利用已引起社会的重视。对岭南文化丰富内涵的发掘、整理和研究，虽已有《岭南文库》作为成果的载体，但《岭南文库》定位在学术层面，不负有普及职能，且由于编辑方针和体例所限，不能涵盖一些具体而微的岭南文化现象。要将广东建设成为文化大省，必须首先让广大群众对本土文化的内涵有所认识，因此有必要出版一套普及读物来承担这一任务。出版《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的初衷盖出于此。因此，《岭南文化知识书系》可视为《岭南文库》的延伸。

书系采用通俗读物的形式，选题广泛，覆盖面广，力求文字精炼，图文并茂，寓知识性于可读性之中，使之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知识丛书。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由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与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共同策划、编辑，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编辑委员会负责具体实施工作，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编辑部

2004年8月

目 录

羊石西来	1
五羊神话在黄埔上演	6
晁家女杰郑一嫂	13
班禅不曾到羊城	28
有个人物叫金光	32
澹归和尚飘零记	37
“斗零”源出张之洞	42
将军撰联镇海楼	48
客上天然居	55
周老十传奇	61
江家旧物在北园	65
“宝汉”楹联藏秘史	70
李我讲古	73

怪才何淡如	80
岑学吕题联六榕寺	85
东方特洛伊	93
道士与秦代造船场	97
炮打瘦狗岭	100
话说观音楼	104
大北火车站与广州回族人	109
巴斯人在穗、港、澳	112
广州牛杂“㗎㗎㗎”	120
唔使问阿桂	123
粤俗语记趣	130

羊石西来

新洲位处广州市海珠区的最东端，因其毗邻琶洲会展中心，濒临珠江，与大学城隔江相望，想必会发展成为繁荣兴旺的交通枢纽。但数十年前，此间却是一角古朴静谧的渔村，一处离“广州”十分遥远的地方。

1960年，我读初中一年级，学校组织我们到新洲参加农忙劳动，几个班的学生住宿在一座祠堂里。祠堂大门两侧的石柱上镌刻着一副对联，每次进出，我都看得见它，认为那是好得不得了的文字，几天工夫，不知不觉就背了下来，而且至今牢牢记得，道是——

龙城北陡，凤浦南开，诗礼五传称右族；
羊石西来，虎门东踞，云山千古拥华堂。

联中的“龙城”，指的是屹立在新洲北面的广东省会广州；“凤浦”，指的是跟它



新洲的古祠堂

隔江相望而稍稍偏南的黄埔；“虎门”与“云山”无须啰嗦；最耐人寻味的，乃是“羊石西来”四字！

时至今日，对于这副对联，我不仅仍然认为它的文字很过得去，更认为它潜藏着“纸上考古”的特殊意义。

在已经出版的拙著《羊城旧事》中，有一篇《谁牵五羊至广州？》，该文对于著名的“五羊神话”的起源提出了一个假说，要点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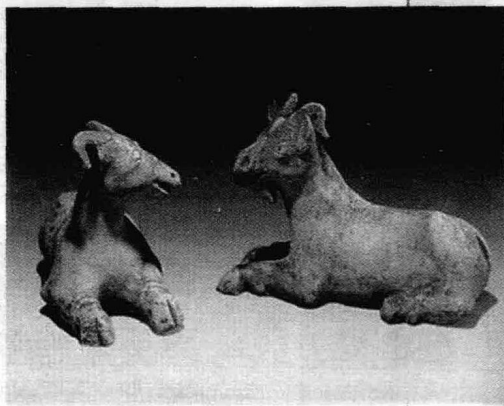
战国时期，源出河南省的半姓罗氏族人，被楚国武力驱赶，经湖南汨罗江流域远徙至广西贵港罗泊湾，跟当地的“瓯骆越人”在一定程度上相融合；再沿西江入广

东，一度逗留番禺；然后折向东江，建立“缚娄”古国。转徙过程中，罗氏族人处处留痕，他们踏进远古番禺的足迹遂演化为口口相传的“五羊神话”。

广州日后成为岭南文化中心，其来有自。按我提出的假说，“五羊神话”源自半姓罗氏族人和瓯骆越人结伴，沿着西江东徙，从而，在远古番禺土著眼中，他们当然是“西来”的一群。问题在于，对联里的“羊石西来”这一精辟提法，我在任何典籍、笔记与诗文中均未看到过，也从未听广州桑梓父老说起过，若不是新洲一带有相关传说长期流布，对联的作者缘何得知？

跟“羊石西来”相映成趣的是，广西贵港地区历来流传着关于“建王城”的民间传说——

贵港境内的罗泊湾位于郁江岸旁。话说在一个虚幻缥缈的年代，远方来了一群不知什么人，选中这个地点建“王城”，建一座坚固的石头城。他们召来诸路鬼神，大显神力，把石头驱赶到郁江南岸。为了掩人耳目，鬼神把石头变成一只只肥羊，



贵港近年出土的汉代陶羊

人们看到的只是羊群在赶路。无奈土地神不服，未到五更就假作鸡啼，破了鬼神的法术，那一只只肥羊回复石头本相，一堆堆挨傍在一起，成了郁江南岸二十四峰。

这群搬动巨石打算在罗泊湾建王城的人，是否就是半姓罗氏族人？这则产自广西贵港地区的神话传说，可否成为流传于广州新洲地区的“羊石西来”一语的注脚？

尤可注意者，2006年6月，广州电视台报道了一位在新洲以摆渡为生的七旬老婆婆。老婆婆说，摆渡是重体力活，年轻时，她每顿需用“罗家碗”盛着，吃六碗大米饭。这种“罗家碗”，为广州其他地区所无，当是新洲传统器物，其“罗”字耐人寻味。

远古时期，广州一带的地貌跟后来大不一样，这跟珠江的形成与演变息息相关，直至20世纪50年代，广州口语犹称流经老城



区的那段珠江为“小海”，称黄埔附近那段珠江为“大海”。广州是从南海里“浮”出来的一座城市，我认为，以南海神庙为中心的那个“大黄埔圈”，所蕴藏的远古人文信息，大概不会逊色于南越国宫署所在的北京路北段。北京路从来为历史的光晕所笼罩，而“大黄埔圈”的奥秘则有待挖掘。

自四十多年前的那趟“少年游”以后，我再没涉足新洲，因此至今不知道那座宗祠谁属，不知道对联中的“右族”说的是哪一贵姓，不知道这一贵姓的渊源所自，更不知道对联的作者究是何人。但这一切，都似乎跟“羊石西来”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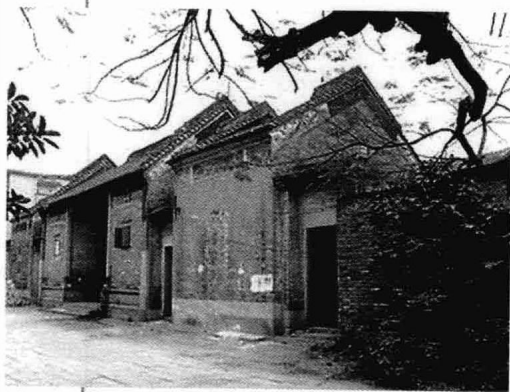
五羊神话在黄埔上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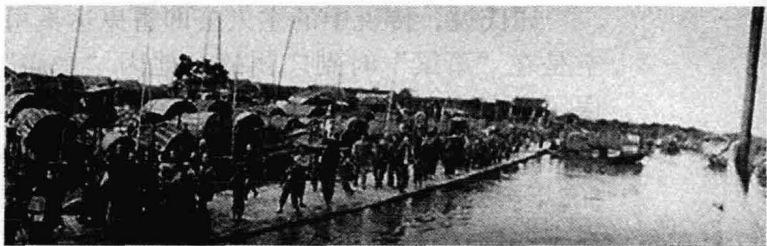
隐匿着一个更古老的“黄埔”

黄埔，广州人既熟悉又模糊的一个地理概念。晚至1987年，才有历史学家隆重推出“三地一名说”——

新洲西面毗连一座始建于北宋而至今仍存的古村黄埔，清代前期，该村尚临珠江，粤海关在此间派驻管理外国商船的“黄埔挂

号口”。同治年间，由于水域淤塞，“黄埔挂号口”迁至长洲岛北岸，长洲因之亦称“黄埔”。1937年迄1952年，自鱼珠至东江口建成系列深水码头，称“黄埔港”，港区一带于1973年被设置为广州市辖行政区“黄埔区”。





清末广州黄埔码头

亟有必要刨根究底：是否存在过一个超乎“三地一名说”的更其古老的“黄埔”？

我认为，存在过！其地点，从古到今的正式名称均为“扶胥”，而早已讹变了的名称，一曰“波罗”，二曰“黄木”。这三个古地名互相呼应，隐隐透出“五羊神话”的历史信息。

“波罗”即“罗氏族聚居地”

提起那片地面上的“波罗”，广州人马上就会想到南海神庙以及“番鬼望波罗”——南海神庙俗称波罗庙，神庙正对的那段珠江土名波罗江。

有关“番鬼望波罗”这传说的模糊文字载录，始见于南宋时成书的《南海百咏》；把它演绎得有眉有眼的，则是清初学者屈大均。但细察屈氏所著《广东新语》的“波罗树”条目，却会发现重大问题。

屈氏说，传说中的主人公即番鬼达奚司空是在“萧梁”时到广州的，他因“登庙”误了上船归国而导致众所周知的那场悲喜剧。“萧梁”即南朝的萧姓梁朝，起讫期为502年至556年，而南海神庙始建于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时间差为四十年以上，其间更迭三个皇朝，达奚司空所登之“庙”，肯定不是南海神庙！然则，那是一座什么“庙”？

我认为，这“庙”是上距“萧梁”七百余年演出了“五羊神话”的罗氏族人遗留在番禺的后裔为祭祀先人而建的宗祠。

《广东新语》的相关词条可资佐证。

在该书的“三闾大夫祠”条中，屈大均说，“吾宗本荆楚人”；言下之意，番禺屈氏乃屈原后裔。按，屈原出自楚国王族支系，祖姓为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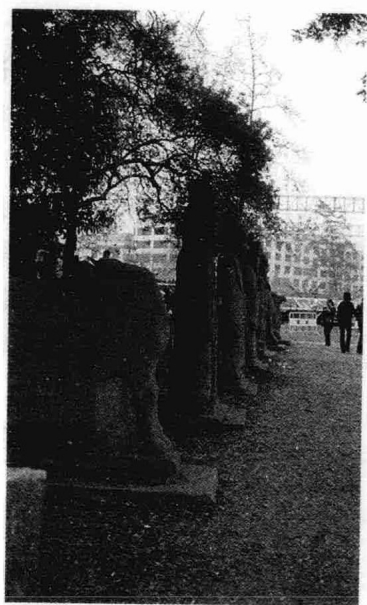


在该书的“南海庙”条中，屈大均谈到了绵延至清代初年仍然聚居于那片地面上的土著：“村民千户，耕渔为业，皆屈大夫之流裔。”

话说昔年徙至岭南之前，半姓罗氏族曾在汨罗江畔生息过三百载之久，

他们刚刚离开，屈原即被放逐到楚国的这一“新开发区”，并在汨罗投江自尽。向世居南海神庙所在地的村民作调研后，个中千丝万缕渊源，屈大均显然充分了解。

尤为不可忽视者，乃学识渊博的隋文帝特意下诏在广州这个地点建南海神庙，被他册封的南海神竟是火神祝融！盖因《史记》早已梳理清楚，包括楚国与被楚国不断往南驱赶的罗氏族在内的整个季连部落，都是祝融的嫡系后裔，祖姓都是半。



南海神庙内的翁仲

基于前述，南海神庙的前身，当是罗氏族遗孑在古番禺地区的宗祠。这座属于一个小规模族群的宗祠本来没作文字命名，隋代之前，当地人仅以土话俗读之为 [bo¹ lo⁴]。该读音跟广西的罗泊湾和粤东的博罗内涵相同，即“罗氏族聚居地”。

那么，“波罗”这一文字标记又缘何而生？我认为，这是广州成为名声煊赫的外贸口岸以后，附会达奚司空为达摩禅师弟弟的民间文学家，巧借《波罗蜜金刚经》而对

达奚司空故事所作的类同附会。“波罗”，梵语para的汉语音译，佛家谓“彼岸”者也；“番鬼望波罗”的真意，乃是“番鬼望彼岸”！

因之，并非由达奚司空衍生出波罗庙与波罗江，恰恰相反，那方地面早就叫做[bo¹ lo⁴]，它藉达奚司空而歪打正着地被汉字标记为隐含着罗氏族印痕的“波罗”。

“黄色的”与“战车之盾”

依循同一思路，对“黄木”与“扶胥”就不难给以顺理成章的解释。

唐代文豪韩愈撰写了有关南海神庙的最早文献《南海神广利王庙碑》，清楚指出该庙地点所在：“在广州治之东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黄木之湾。”

唐代以前所称的“黄木”，自北宋起规范化为“黄埔”。“木”，是古汉语对于古越语[bou³]的讹译。

“埔”，等于“埗”，即原汁原味的古越语[bou³]；“黄”则糅进了汉文化的佐料。壮族研究专家徐松石先生早已指出，[long⁴]这个壮语读音，古汉语音译为狼、良、佯、儻，原意是“黄色的”，乃广西古越人很主要的一支。从而，“黄埔”是音、义结合的